

人們常說：“十賭九輸”“久賭必輸”。賭場中能賺錢的永遠是極少數的幸運兒，但知道其中奧秘的人未必很多。

在掲秘之前，要先說明一個概念，關於“大數法則”，因為有了它，很多的心理就出現了，在博彩中，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大數中的那個幸運兒，在冒險中，每個人都趨向於給自己留下後路，以防萬一。

大數法則又稱“大數定律”或“平均法則”。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發現，在隨機現象的大量重複中往往出現幾乎必然的規律，即大數法則。此法則的意義是：風險單位數量愈多，實際損失的結果會愈接近從無限單位數量得出的預期損失可能的結果。我們用擲硬幣來說明大數法則，大家都知到硬幣擲出人頭和字的機率各是50%，可是實際上擲二次卻很難得到人頭和字各一次，那這個機率到底是如何得來的呢？以前有位數學家，擲了一千次，得出來人頭和字的機率不是等於50%，他又繼續擲，擲了五千次……六千次……一萬次，發現得到人頭和字的機率愈來愈平均，也就是

為什麼“十賭九輸”？

50%。據此，保險人就可以比較精確的預測危險，合理的厘定保險費率，使在保險期限內收取的保險費和損失賠償及其它費用開支相平衡。大數法則是近代保險業賴以建立的數理基礎。保險公司正是利用在個別情形下存在的不確定性將在大數中消失的這種規則性，來分析承保標的發生損失的相對穩定性。按照大數法則，保險公司承保的每類標的數目必須足夠大，否則，缺少一定的數量基礎，就不能產生所需要的數量規律。但是，任何一家保險公司都有它的局限性，即承保的具有同一風險性質的單位是有限制的，這就需要通過再保險來擴大風險單位及風險分散面。

賭博中的不平等

如果排除出千的情况下，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賭博的輸贏是概率問題，各50%。你去澳門賭，做莊的和賭徒的輸贏其實大致一樣，他可能贏你，你可能贏他。但為什麼還會十賭九輸？從概率的角度，莊家和賭徒是平等的。但是有根本的兩點是不平等的。

第一，莊家不是賭徒，莊家沒有賭徒的心態，莊家有“用不完”的錢，莊家只是賭博公司請來陪你賭博的角色而已。而賭徒資金有限，而且賭徒心態是“贏了還想贏得更多，輸了還想扳本”，直到玩到幾乎沒有資金了才會“心安理得”。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景中指出，在大量拋硬幣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經常有N次連續出一面的情況發生，比如正正反正正反、反反反、正正正等。這種情況科學上叫“概率波動論”，出現概率波動是概率發生的必然。因此，在賭博過程中常常會出現連輸N次的情況。張景中表示，排除外界因素干擾，這種情況下，賭博遊戲要想最終不輸錢，只能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無限次賭博。但由於每個人的精力有限，資本有限，不可能做到無限次賭博。這將導致你資本越來越少，越來越難翻本。當然，如果這個賭徒有足夠的錢，從長遠來說，與莊家打成平手沒有問題。



第二，莊家可以“抽水”，就是說，如果你贏錢了，他可以從中收取1%~10%不等的傭金。就是說，如果你有足夠的錢不會輸到退場，你跟莊家打成平手，莊家仍有利潤，賭徒實際上還是陪錢了。

新加坡數學家的最新成果

新加坡數學家不久前對有關賭博業所使用的數學計算法進行研究後發現，人們常說的“十賭九輸”是有一定的科學根據的。為了“確保”賭場

的賭博活動是“公平”的，新加坡賭場管制局準備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數學系及統計與應用概率系簽署合作協議，對有關賭博業所使用的數學計算法進行研究，以“確保”本地兩家賭場的賭博活動是“公平”的。

根據新加坡國大數學系主任莊志達教授的說詞：現在的老虎機使用虛擬卷軸來取代之前的5個和3個機械操作的卷軸。機械卷軸開獎的概率是每玩1000次就有一次開獎機會，但現在利用電腦操作的虛擬卷軸老虎機，贏獎概率降低到每玩167萬次才有一個開獎，雖然提供了豐盛的累積獎金，即所謂的“積博獎”（Jackpot），但其得獎機會是何其渺茫。就以莊教授的計算方法來說，每次投下1元，你必須拉了167萬下才有可能中一次積博獎，而所得的獎金肯定僅佔167萬元的極少比例，就是說是佔一成吧，那也不過是近17萬元。但你別忘了，那是你投下167萬元所得的“回報”，計算結果你還倒貼了整150萬元，而這正是賭場莊家從你身上所賺去的“大紅包”，這種賭博遊戲中，賭場業者絕對是贏家，而賭客永遠是輸家。



抗戰時，他住在重慶，他住的地方旁邊是竹林。有一天，他屋裡地上冒出了一棵竹筍，他沒有時間去搭理。竹筍漸漸變成了竹子，竹子漸漸長大了，他還是沒有時間去搭理，任憑竹子長。後來，竹子一直長到天花板上去了。他想起晉人“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典故，於是給這茅屋起了齋名，叫“有君堂”。

這是的故事。對於這個故事，可能知者寥寥。而另一件事，應該說是不知者寥寥。國畫大師李可染

2010年11月22日，李可染的水墨巨制《長征》拍到一個多億，這事給了藝術界相當大的震撼：為什麼一幅當代的水墨畫價值竟達一個多億？

一個人怎樣才能像李可染先生那樣達到藝術上的爐火純青？藝術成就的大小，除了天分之外，恐怕還在於如何對時間的利用。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師在“文革”期

李可染的時間

間說過的一句話：“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確實沒有時間去做壞事。”一個人連干壞事的時間都沒有，他把時間用在了哪兒呢？

1954年，李可染和張仃、羅銘想去江南寫生，他在一家雜誌社預支了一百元稿費。邊走邊畫，衣服破了，鞋子破了。李可染的腳有些畸形，穿的鞋子需要妻子特殊加工。行走，對他來說，是件痛苦的事。可是，他硬是穿着這樣的鞋走了幾個月，鞋子磨破了幾雙。幾個月之後回家，人已形同乞丐。而三個人幾個月一百元錢竟然沒有花完。原因是把所有時間都用在行走和畫畫上，沒有時間花錢。

李可染先生多才多藝，除了繪畫，還會拉胡琴，精通京劇。京劇對他來說，既是愛好又可消遣。1944年的某一天，他曾一連失蹤三天。回家後，妻子才知道，他聽京劇連聽了三天三夜。妻子責問：“李可染，你是這樣只迷戲，你的畫還能成嗎？”

從此，在他的時間里，他刪去了拉二胡和聽京劇的時間，一心一意，心無旁騖。

在他的《五牛圖》里，先生雲：“牛也力大無窮，俯首孺子而不逞強。”僅用黑白兩色，竟畫出了牛背皮毛上的反光，真是“力大無窮”，先生說的是牛，我說的是藝術感染力，這是溫柔的力量。字與畫，真的有“力透紙背”的感覺。

讀他的作品，獲得的不僅僅是非凡的審美感受。從他的繪畫中，能尋找到他生命中所有的時間。從中能明白，他一生的時間用在了何處。（查一路）

在大多數人眼中，我是一名建築工程師，在自己工作的這個小天地里，過着滿意舒適的生活。但是我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鋼琴師，將巴赫、莫扎特和肖邦天才的音樂用我的雙手重新帶回現實。

多年前，當我攻讀土木工程學位時，我在一個退休老人居住區的食堂打零工，當服務員。一天，休息時，我看到會議室里放着一架鋼琴，我坐了下來，彈起了巴赫的二、三部創意曲。輕快、有力的樂曲流瀉而出，飄至大廳。大廳里精彩的電台節目不絕于耳，但這些老人們早已對此麻木，可此刻，他們卻試探性地往里探了探頭，然後乾脆坐下來仔細傾聽。讓他們難以置信的是，他們看到的竟然是相貌平平、毫不起眼的我——他們的午餐侍者。

“你在哪里學的啊？”

“你彈鋼琴有多久了？”

“你能彈拉赫曼尼諾夫（著名作曲家、鋼琴家）的曲子嗎？”他們再也不想讓我迅速且安靜地離開他們的餐桌。

“莫爾，等等。古爾德與霍洛維茨，你認為他們倆誰彈得更好？”

“古爾德。”我回答道。一場激烈的辯論也随之而起。

然而在我大學畢業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建築行業，音樂、演奏已經徹底荒廢。但一個假日音樂會上的發現讓我想起了自己的音樂生活。

那天我聽到了一個極具震撼力的男高音，那是我聽到過的最美妙動人的“平安夜”。這個無與倫比的聲音不屬於別人，而是來自于史蒂芬——一個和我一起工作了很多年的同事。因為職業原因，我過窄地界定了史蒂芬以及很多人。在過去，工作幾乎耗盡了我所有精力，我常

覺身心疲憊，無暇它顧。我想所有工作努力的人，都有我同樣的感受。但是，史蒂芬的藝術才能卻讓我回想起了我自己潛在的音樂才華。

我又開始了訓練，我的老師總是給我鼓勵，他迫使保持每周都練琴，要一天彈得比一天好，將自己的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一次，在飛機場的候機大廳，在轉接班機的間隙，我毫不拘謹地彈奏了一曲莫扎特的奏鳴曲。步履匆匆的行人放慢了腳步，有的甚至駐足聆聽；低頭看報的人也抬頭看我，這種感覺太棒了。每當我做了一個新商業中心的建築方案報告後，卻沒有人像這樣對我報以微笑，回以掌聲。

我們都不是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的人，我們不只是工程師，不只是孩子的父親、母親，也不只是丈夫、妻子。因為我們的創造力，我們能在不同的角色和身份中轉換，並將他們融為一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潛能，這些潛能很可能與我們的職業毫無關係，常被深深埋藏，把它們開發出來吧，這樣你將能體驗到更多彩的人生。



(一)爬藤與培養孩子其他能力並不矛盾

我個人認為，任何一個事物都會有正反兩個方面，鼓勵孩子努力學習，爭取進入好大學，與培養和發展孩子其他方面的能力，並非一定是矛盾的，更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還可能是互利互補相得益彰的。這完全取決於你怎麼去處理它們之間的關係，並充分去利用這種關係。

說到底，爬藤無非是想鼓勵孩子把學習搞好，好到極致。世界上不管做什么，要想好到極致都是不容易的。彈鋼琴學到會彈幾只巴赫、貝多芬、肖邦的曲子並不難，但是想到肯尼迪藝術中心開個人鋼琴獨奏音樂會，就不是什麼人都能去的了。打網球去參加個地區比賽玩一玩，也許並不難，但是要想打到世界級水平，進入溫布爾登前八強，那就是鳳毛麟角了。不過想想看，我們能說因為反正也成不了朗朗，乾脆就不要學什麼彈鋼琴了嗎？因為這輩子也無法問鼎溫布爾登大賽，索性也就不要打網球了嗎？顯然，我們是不會也不應該讓孩子去這樣思維並如此行事的。

這里面有個度的把握。凡事做到最好固然不錯，但是即便最終無法達到最好，那我們也要朝最好的方向努力，過程比結果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講，無論如何，家長都應該鼓勵孩子努力學習，向最理想的目標奮進。這樣做對於孩子的成長有諸多益處，首先它會使孩子從小就有一種進取心，懂得一切都是要靠自己努力爭取才能得到的，天上掉餡餅的事是不會發生的。其次，學習的過程也是一個培養和塑造孩子個性人格的過程。無論是做數學題，還是練習英文寫作，不僅是在培養孩子們的創造力和想像力，更是培養他們確立忍耐性和持久性良好品格的絕佳契機。

上帝造就的每一個孩子都是獨特的，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個性。比如有的孩子天生喜歡數字，長於抽象思維；而有的孩子

天生愛好文字，擅長形象思維。那麼，好的教育模式是力圖使孩子揚長避短，而最佳的教育模式則是使孩子揚長補短。通俗點說，就是要全面發展。只有那些為自己的未來確定了明確目標的人，才會致力於彌補自己個性上的短處，從而更加游刃有餘地發揮自己性格上的優勢。所以鼓勵孩子有個長遠的奮鬥目標，無疑會促使他們更加自覺地完善自我，這確實是個一舉兩得的事。

(二)怎麼才算有領導能力？

談談孩子爬藤與培養領導能力



再來談談大家經常談論的培養孩子的領導能力。什么是領導能力？怎樣才算有領導能力？這恐怕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概念。細究“領導能力”這個詞語本身，它也並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理解的夸夸其談、呼風喚雨、指手畫腳等品行。

記得去年冬天和兒子的班主任開家長會時，也談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他認為兒子已經到了不光是自己好，還要對周邊同學發揮影響力的時候了。他還有很多具體做法，比如讓有能力的孩子自己做關於某個主題的slides，並拿到課堂上象老師一樣給同學講解，與大家分享你的研究成果。我感到這樣的活動使兒子得到了綜合性鍛煉，既鍛煉了孩子的自學能力，也給了他們一個在課堂上演講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另外有一位美國家長也與我經常交流這方面的感受，她一直很注意培養自己兒子的領導能力，比如做project的時候，她總是希望她的兒子牽頭。

但同時她也生出了許多煩惱，因為她兒子課業基本功並不紮實，這也影響了他在project小組里的影響力，因為大家還是佩服或聽從那些能出謀劃策點子多的孩子。

從我個人的觀察來看，美國人所謂的領導能力，也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有著豐富的內涵。評價一個人有領導能力，不僅是指有組織能力，還要有很強的邏輯思維能力，接受新事物的應急能力，面對挑戰性工作的來者不懼的能力，等等。而這

些能力的獲得不是僅靠耍嘴皮子說說，就能輕而易舉地手到擒來的，它是通過在學習過程中長期磨練的必然結果。這樣看來，一個人無論在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上有所鑽研，並不會注定就妨礙他／她的領導能力的發揮。相反，業務精

良的人，會從技術層面上使他們的領導能力更令人信服。

象前兩任的弗吉尼亞州州長馬克維納（Mark Warner），在競選州長以前，就曾自己創辦了一家高科技移動通訊公司，其公司的良好運作和盈利，也為後來他競選州長提供了雄厚的資金來源。還有大家都知道的現任能源部長朱棣文，曾是諾貝爾獎得主，著名的物理學家。可以說，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對他現在有效地主持能源部的工作，無疑是個巨大的幫助。

所以，孩子在初等教育（小學初中高中）階段，家長應當注重的是全面培養，不可偏廢。比如數學

能力、寫作能力、演講能力、藝術獨創能力，等等。要儘量讓他們去試一試，再下結論。不要先入為主，更不能以自己的偏見為主導。一旦認定了孩子在某一方面具有優勢，就一定要鍥而不捨，力爭做到最好，這是無可厚非的。

(三)不努力學習的華裔後代前景會更糟

在我認識的朋友圈子中，基本上都是遵從這樣一個規律，那些上了好大學的第二代，他們得到工作的機會往往更容易，從事的職業也令他們自己滿意。而那些學校相對名氣不大的畢業生，求職的路上就顯得更加艱難。我想，這應該不僅是華人圈子

里才有的現象，對於美國人來說也大同小異。這就是美國的現實，我們無需否認。我一直感到，從某種角度來看，美國是一個更講八股的國家。在招聘人員時，學歷高低及學校的名氣無疑是塊敲門磚，即使你日後是個南郭先生，暫時也能渾水摸魚擠進去。我以前就此還寫過一篇“在美國遇到的‘南郭先生’”，對於這樣的現狀，不知道是該喜還是該悲？因此才會有那麼多人，抱有如此強烈的名校情結，這也是客觀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一個典型吧。

面對如此的現實，華裔第二代要想還能在社會上有一席之地，活出自己的個性風采來，除了努力學習，不知道還能夠打出什麼其他拿手好牌。大多數人會感到，我們無法與白人去比拼那些自己的弱項，如果再拿不出什麼硬性的東西（如好成績），恐怕前景會更糟。

努力學習並非一定得爬藤，這在前面已經一再重申。努力就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做到最好。努力學習也並非僅僅指自然科學，這是一種偏見，學習的內容應該是極其廣泛的。但是，無論學什麼，都應該讓孩子有個明確的目標，要做到自己最好的那一面。這樣的學習態度，會讓孩子受益一生，淺嘗輒止絕不是什麼好的品格。文：怡然